硕士学位论文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ᠳᠦ ᠴᠢᠳᠠᠪᠤᠷᠢ ᠪᠢᠴᠢᠭ᠍ᠲᠦᠨ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内蒙古大学

ᠥᠪᠥᠷ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ᠨ ᠶᠡᠬᠡ ᠰᠤᠷᠭᠤᠯᠢ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DC_____ 编号_____

论 文 题 目

唐代凉州诗歌研究

学生姓名：熊春霞

指导教师：高建新 教授

年　　级：2009 级

专　　业：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原 创 性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本文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内蒙古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熊春霞　　指导教师签名：

日　　期：2012.6.2　　日　　期：2012.6.2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使用承诺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内蒙古大学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全部内容或部分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构、部门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也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为保护学院和导师的知识产权，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属于内蒙古大学。作者今后使用涉及在学期间主要研究内容或研究成果，须征得内蒙古大学就读期间导师的同意；若用于发表论文，版权单位必须署名为内蒙古大学方可投稿或公开发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熊春霞　　指导教师签名：

日　　期：2012.6.2　　日　　期：2012.6.2

唐代凉州诗歌研究

摘要

凉州创建于汉武帝时期，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成为河西走廊的军政中心，“丝绸之路”的东大门，并一度成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的国都。汉唐之时，是“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之地，成为我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城市。有唐一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河西地区的治理，唐代前期凉州城一度成为都督府和河西节度使治所。唐建立后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多数是围绕着凉州进行的。

唐诗中的凉州，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有描写战争苦难、抒发爱国情怀的；有表达浓烈的思乡、思亲之情的；有描述奇丽的边地自然风光的；有展现凉州独特的异域文化的，其中异域文化里主要描写了凉州的风土人情、凉州乐舞、凉州佛教；凉州词（曲）所展现的丰富内容，是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凉州诗歌风格上呈现为悲凉苍劲、威武豪迈、平和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体现出诗人不同的情怀，也丰富了凉州诗歌的情感内涵与历史厚重感。凉州诗歌意象丰富，有胡笳、筚篥、琵琶等胡乐意象，因其音色的辽远、凄冷、悲凉，带给边地征人强烈的伤感情思与萧瑟心境；荒寒意象主要表现为沙碛、冷月、寒风、寒花、寒霜、寒驿、寒雪、寒气。这些荒寒意象入诗，一方面表现了戍边将士所处的艰苦环境，同时述说了他们内心的悲凉寂寥。凉州诗歌的写实精神，留给我们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古凉州。

关键词：凉州，唐诗，内容，艺术价值

A Study of Liangzhou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Abstract

Liangzhou was founded during governing period of Emperor Wudi of Han Dynasty. Through develpoemnt of Western & Eastern Han Dynasties and Wei, Jin and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ies, Liangzhou had become a military center in the Hexi district, the east gate of Silk Road and been the Former Liang's provincial capital as well as Later Liang's, Southern Liang's and Northern Liang's. Liangzhou was the prosperous land on the Silk Road in Han and Tang Dynasty and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the northwest of our country after Chang'an. Since Tang Dynasty, emperors ha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governance for Hexi district. Therefore early in Tang Dynasty, Liangzhou was not only a governorate but also a legacy of a regional chief. After foundation of Tang Dynasty, the main cause of a majority of wars with northwest minority was Liangzhou.

When Tang poets describe Liangzhou, they always show rich content, true feelings, hardship of war, patriotism, and strong homesick. Other poe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local natural scenery and unique foreign culture which includes folk customs, dance and Buddhism. The rich content presented by Liangzhou so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frontier culture.

The styles of Liangzhou song in Tang Dynasty are miserable, vigorous, bold,

peaceful and natural. Various artistic styles show poets' different feelings and also enrich emotional connotation and massive historical sense of Liangzhou song. Liangzhou poetic images which include images of non-han music such as Hujia, Tartar pipe, and pipa, are rich. Its tune is remote, gloomy, and desolate, which bring frontier soldiers strong sad feeling and lonely mood. Desolate images mainly include Sha Qi, cold moon, cold wind, flowers swung in the coldness, frost, post stage in winter, snow and cold weather. These desolate images in the poems not only present the harsh environment where the frontier soldiers stay, but also describe their inner desolate and solitude feelings. The realistic spirit of Liangzhou poetry leaves us a true and vivid ancient Liangzhou.

Key Words: Liangzhou, Tang Poetry, Content, Artistic value

目 录

绪 论……1
一、唐代凉州诗歌界定……1
二、研究现状……1
三、本选题的研究价值及思路……3
第一章 唐前凉州及咏凉州诗 ……4
第一节 凉州概况与历史沿革 ……4
第二节 唐前凉州诗 ……7
第二章 唐代凉州诗歌的内容……10
第一节 战争苦难及爱国情怀……10
第二节 浓烈的思乡、思亲之情……17
第三节 奇丽的边地自然风光……18
第四节 独特的异域文化……20
一、凉州风土人情……21
二、凉州乐舞……22
三、凉州对佛教流播的作用……26
第五节《凉州词》《凉州曲》所展现的丰富内容……27
第三章 唐代凉州诗歌的艺术价值……29
第一节 唐代凉州诗歌的艺术风格……29
一、悲凉苍劲……29
二、威武豪迈……30
三、平和自然……31
第二节 唐代凉州诗歌的主要意象……32
一、胡乐意象……32
二、荒寒意象……35
第三节 唐代凉州诗歌的写实精神……37
结 语 ……40
参考书目 ……41
致谢…… 44

绪论

一、唐代凉州诗歌界定

笔者在认真阅读《全唐诗》中所有涉及凉州的诗歌后，发现一些诗歌中直接提到凉州及其治所武威，如“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塞外虏尘飞，频年出武威”（郭震《塞上》）、“将军少年出武威，入掌银台护紫微”（李白《赠郭将军》）。有作者直接标名的，如王维在凉州的两首诗《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作者都标有“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岑参的《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高适《武威同诸公过杨七山人，得藤字》。还有一些诗歌《凉州词》、《凉州曲》、《凉州歌》是以凉州为曲调名，此类诗歌并非专指凉州，而是描述凉州一带边塞生活的诗作。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写道：“凉州古来原是一个广泛的地区，并不是单指凉州城说的（当然凉州城也无妨称凉州），而且最早的凉州城也不在武威。两汉以来凉州本指当时陇右一带，《后汉书》卷三十三，凉州刺史部下，就列有陇西郡、武都郡、金城郡、北地郡（今宁夏县）、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等……三国以后凉州移治武威，而唐代又以河西幕府为重镇，因分为‘河西’、‘陇右’两道，河西道设凉州都督府仍治武威。《唐书》凉州都督府、姑臧（即武威）条下，又载置有‘皋兰府’、‘贺兰州’等八州府。而《唐书》兰州条下则载：‘贞观六年又督西盐州，十二年又督凉州。’”[①]由此可见，汉唐之时，凉州所属范围很广泛，并不单指凉州城。本论文中的唐代凉州诗歌包括诗中提到凉州及其治所武威，以及《凉州词》、《凉州曲》、《凉州歌》，它们共同组成唐代凉州诗歌。

二、研究现状

凉州最早是作为军事重镇设置的，对于凉州的研究也大多从历史、地理、考古等角度去研究，很少从文学艺术上进行关注。笔者对凉州的研究现状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一些

[1] 林庚《唐诗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边塞诗人在凉州的诗歌研究论文：魏明安《浅谈王维在凉州的几首诗》[1]，王维的凉州之行，诗作上的情绪变化，对于研究王维的政治思想，特别是研究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重要价值。杜莹《岑参凉州诗的情感内涵及传播意义》[2]，岑参在凉州的七首诗情感意蕴深厚，或描述战争、或抒壮志发思乡、或描绘名胜风情。其诗歌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情感特点与诗人身处异地的复杂心境，可以说是诗人前半生艰苦跋涉的心灵写照。丁一清《谈岑参写在凉州的几首诗》[3]，岑参在凉州的心境，较之初次出塞略显轻松，又别于二次出塞中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官本位思想，其诗歌体现出“辞意清切”的特点，深深烙上了诗人出塞过程中情绪变化的印痕。上述三篇论文对本文有一定的帮助。第二类主要从唐代凉州的繁华，凉州乐舞、凉州佛教等方面的研究：郝润华《凉州七里十万家——古代凉州与盛唐凉州的繁华》[4]，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统治的一百多年间，是凉州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代。凉州的繁华体现在诗歌中，表现在凉州独特的文化上。曾玲玲《唐代凉州胡人乐伎试探》[5]、刘堡《古凉州乐舞》[6]，通过诗歌史料，分析唐代凉州胡人乐伎所表演的乐舞虽然与西域各国乐伎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创新，展现了独特的凉州乐舞文化。胡乐经过丝绸之路的传播，最终形成了一种新颖且富有凉州地域特色的乐舞。凉州乐舞的分析对本文的启发很大。王其英《中国佛教文化的辉煌篇章——凉州佛教文化琐谈》[7]论述了印度佛教在凉州的传播与发展，为我国佛教的发展写下了辉煌的篇章。第三类主要从凉州的历史沿革、地位、作用影响等方面进行的研究：王乃昂、蔡为民《论丝路重镇凉州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8]，较为全面的论述了凉州在汉唐的发展，作为河西军政中心、“丝绸之路”西段的要隘，一度成为我国北方的佛教中心，著名的凉州词、西凉乐、西凉伎都曾在这里形成发展。冯玉新、王蓉《唐代前期凉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考论》[9]着眼于唐代前期，唐政府对河西的开发治理。凉州一度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交通的枢纽，是唐政府经略西域的后方总部，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当时一些杰出诗人，如高适、岑参、王维等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与诗作，这些诗作有反映战争的，也有关于凉州地域风俗的。这两篇论文对凉州论述全面，对本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1] 载于《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 4 月 2 日。
[2] 载于《陇东学院学报》，2010 年 1 月第 1 期。
[3] 载于《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 年 4 月第 2 期。
[4] 载于《中国古籍与文化》，1994 年 11 月 15 日。
[5] 载于《西域研究》，2004 年第 2 期。
[6] 载于《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7] 载于《发展》，2011 年 6 月 5 日。
[8] 载于《中国边疆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9] 载于《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6 年 9 月第 4 期。

三、本选题的研究价值及思路

边塞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其作为一种特殊的题材，通过对古战场与边地风土人情的描述表达怀乡之情与守边报国的高尚情操。

历来研究边塞诗的论文、著作很多。唐代的边塞诗可以说是我国边塞诗史上的顶峰，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颇为丰厚。要想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必然有一定的困难。笔者在大量阅读边塞诗的过程中，发现历来对边塞诗的研究总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诠释。然而很多的边塞诗都是有一个载体，那就是边塞诗所描写的具体地点。古代的边防重镇，如凉州、阳关、玉门关、居延、受降城、雁门、金河等边塞，相关的诗歌有很多。如："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张籍《陇头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王维《出塞》），"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李义府《凉州歌第二》），"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柳中庸《征怨》）。

以这些边塞重镇为载体的诗歌，在唐代边塞诗里占有很大的比例。从这些诗歌里，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地理概况、军事战争。可以肯定的说，唐代边塞重镇诗歌是唐代边塞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然而，相关的研究著作并不多。

凉州，汉唐之时是河西走廊的军事重镇，"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大都会，中原与西域交流的枢纽，呈现出浓郁的异域文化。唐代诗人对凉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他们的诗作里我们可以全面的了解凉州的历史、文化。前人对其研究或从某个诗人的角度分析，或侧重于某一点，并没有对唐代凉州诗歌进行全面的分析论述。

本文以《全唐诗》为主要材料来源，结合相关文献，立足于文学，对唐代凉州诗歌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归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凉州诗歌独具特色的艺术价值，从而更深入的了解古凉州，以求为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增添一笔。

第一章 唐前凉州及咏凉州诗

汉代前期，匈奴长期占领河西，控制西域。凉州，作为河西走廊最东边的重镇，在汉武帝时才归于中原统治。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凉州成为河西走廊的军政中心，“丝绸之路”的东大门。唐前凉州诗歌并不多，但从这些诗歌中也体现出当时凉州的状况。

第一节 凉州概况与历史沿革

凉州，地处祁连山东麓，地势平坦，一望无垠，是我国西北富庶地区，河西走廊最东边的一个重镇。汉唐之时，是“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之地，成为我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城市。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是西北的军事重镇。

甘肃的河西走廊，因地处黄河以西，整个地区呈狭长状，犹如一条长廊，故而得名。这条走廊东起乌鞘岭，南倚祁连山，北面自东向西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山后便是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走廊西北至疏勒河下游为止。整个走廊南北宽百余公里，东西长千余公里。河西走廊这块沃土水草丰美，可耕可牧，成为古代西北地区的重要农业区，同时它又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历来受到中原统治者的重视。

河西走廊是在汉武帝时期才归于中原统治。《尚书·禹贡》[①]把河西走廊划为雍州[②]之地。史载战国至秦时期，河西走廊居住的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乌孙国和月氏国都是居住在敦煌和祁连之间的两个小国[③]。月氏国逐渐强大起来，占据了瓜州[④]，驱逐了塞种人[⑤]。乌孙王难兜靡抗击月氏的进攻时战死，其子昆莫被匈奴收养，其民“亡走匈奴”[⑥]。冒顿为单于时，匈奴强盛起来，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见《史记·匈奴列传》）。冒顿统治下的匈奴，地域东起辽东，西至西域，南达河套以至今晋北、陕北一带。这一广大区域被冒顿分为中、左、右三部分，中部由他亲自管辖，

---

① 《尚书·禹贡》把我国中原上古行政区划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② 雍州，《尚书·禹贡》九州中的一州。《禹贡》说：“黑水西河惟雍州。”《尔雅·释地》说：“河西曰雍州”。《周礼·职分》说：“正西曰雍州”。黑水所指说法不一，有张掖河、党河、大通河等说。西河或河，指今山西陕西间的黄河。

③ （东汉）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

④ （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瓜州之戎，并于月氏。”

⑤ （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徙葱岭南奔。”

⑥ （东汉）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

左部右部分别为东方和西方，由左右贤王分领，河西地区由浑邪王管辖今武威地区，休屠王辖今张掖之地。

汉代前期，匈奴长期占领河西，控制西域。他们联合西南的羌人，从西面进攻汉王朝的腹心之地——关陇地区，“威震百蛮，臣服诸羌”（见范晔《后汉书·西羌传》）。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日渐强大，遂对日益猖狂的匈奴进行反击战。决定胜负的战役有三次，即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的河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的漠北战役，三次战役汉军均取得胜利。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上万骑兵，自陇西（今甘肃陇西西南）出兵，从青海北部入河西走廊，过焉耆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进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大败匈奴骑兵。获得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活捉了浑邪王的王子。浑邪王引领数万匈奴部众向汉军投降，汉王朝将部分降众安排在黄河以南陇西郡等几个边塞，历史上称之为“五属国”。自此“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班固《汉书·张骞传》），河西走廊从此属于汉朝的管辖。匈奴失去这块水草丰美的家园之后，势力被大大削弱。当时匈奴就有民谣：“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见《史记·匈奴列传》）可见，河西之地对于匈奴帝国的重要意义。

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治理，实现彻底“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在河西走廊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河西四郡的设立就是其中重要的举措。汉武帝在河西先后设立了武威郡（今甘肃武威）、张掖郡（今甘肃张掖东南）、酒泉郡（今甘肃酒泉）和敦煌郡（今敦煌），即河西四郡。四郡分别统辖走廊的 35 个县[①]。以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天水（今甘肃天水）、武都（今甘肃成县）、安定（今甘肃泾水县北）七郡为凉州。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一刺史，武威郡属凉州刺史部。汉昭帝（公元前 86 年—公元前 74 年）又增设金城郡（今兰州东），是为汉凉州八郡。上述河西四郡加上金城郡，史称河西五郡。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这是走廊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河西走廊属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

汉凉州八郡相当于现在的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陕西定边、吴旗、凤县、略阳。关于凉州之名的来历有几种说法。《太平寰宇记》：“云西方寒凉，或谓河西土田亦薄，故曰凉州；亦云武帝以其地为昆邪（浑邪）王五属国”[②]。《晋书》解释为：“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

---

[1]（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武威郡十县：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寰刂、媪围、苍松、宣威；张掖郡十县：觻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骊靬、番和、居延；酒泉郡九县：福禄、表是、乐涫、天依、玉门、会水、池头、绥弥、乾齐、延寿；敦煌郡六县：敦煌、冥安、效穀、渊泉、广至、龙勒。

[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152，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 2934 页。

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1]。《通典》云：“汉武帝置十三州，以其地西偏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2]。

东汉建立后，基本上因袭西汉对凉州的治理。东汉后期，凉州的羌胡起义，河西地方官纷纷上书朝廷。史载“是时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3]。“于是别以为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关右以为雍州”[4]。这样一来，就把以前的凉州分为凉州和雍州。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分河西为凉州，分陇右为秦州”，又规定“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5]。

西晋灭吴后，分天下为十九州，州设刺史。西晋凉州包括敦煌、武威、张掖、酒泉、西海（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西平（今青海西宁）、西郡（今甘肃山丹县南）、金城八郡。魏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诸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者逐鹿中原，先后建立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十六国中的“五凉”，其范围主要在今河西走廊以及青海、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曾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武威郡鹰扬府司马李轨占领河西，控制凉州。

凉州自设立之后，就成为河西地区的军政中心，“丝绸之路”的东大门。作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以及唐初大凉的国都，这有其自然地理原因。《大明一统志》描写凉州的地形：“河山襟带，为羌戎通择之路，环以祁连、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鲜卑之水，凉州险绝，土地肥沃，万山环抱，三峡重围”[6]。《读史方舆纪要》对凉州的重要地位作了高度的概括“山川险著，土田沃饶，自汉开河西，姑臧尝为都会。魏晋建置州镇，张轨以后，恒以一隅之地，争逐与群雄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7]。《大清一统志》也同样评价道：“天梯山亘前，沙河绕后，左有古浪之阻，右有西山之固，东控宁夏，南拒黄河，西连番部，北际沙漠，一线岩疆，三边重镇”[8]。因此，古人有“河西捍御强敌，唯敦煌、凉州而已”的说法。

[1]（唐）房玄龄《晋书·地理志》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2页。
[2]（唐）杜佑《通典》卷173，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15页。
[3]（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庞传》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7页。
[4]（唐）房玄龄《晋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3页。
[5]（唐）房玄龄《晋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3页。
[6]（明）李贤、彭时《大明一统志·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卷37，第2657页。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729页。
[8]（清）穆彰阿，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凉州府》，卷267，第十六册，第668页。

第二节 唐前凉州诗

边塞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早在夏、商、周形成的过程中，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各部族相互融合，相互同化，逐渐形成一个大的民族，自号“诸夏”，有时也称“中华”。大约到“周室东迁”之后，中华民族主体形成。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尚书·舜典》中即有“蛮夷猾夏”的记载。“犬戎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①]，周朝之时，这种侵扰就开始了。此后虽然不断与西戎、北狄交战，但依然是诸夏民族的心腹大患。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殷周与玁狁、秦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回纥、吐蕃的冲突不断。所以唐朝郭子仪曾说：“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羌戎，北虞玁狁。”[②]

居住在西北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大漠戈壁，善于骑射，攻击性极强。不断骚扰中原王朝。因此，沿边境修筑长城，设立边防重镇，是历代王朝必做的工作。长城的修筑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长城最早在战国就开始修筑。之后的秦汉长城，隋长城，都是在不断加固边防，以防西北少数民族。伴随着长城的修筑，沿线的边防重镇也建立起来。雁门关、蓟门、受降城、五原郡、云中郡、凉州、玉门关、阳关等边塞重镇的建立，对于阻隔西北少数民族的侵扰起了重要的防御作用。这些远离中原的边塞，历来被视为荒蛮、寒冷之地。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使得保卫边陲成为中原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派大量士卒将领留守边地，从而留下太多征人思妇的伤感情思，唐前就有大量相关的诗作。“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鲍照《拟古诗》），诉说了出征塞外的艰辛。“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刘孝标《出塞》），清冷的秋天，将士依然要远赴边陲，保家卫国。“流落今如此，长戍受降城”（江总《关山月》），出征士兵长期流落，久戍边地，厌战思家之情流露在诗句中。“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云初下天山外，浮云直向五原间”（卢思道《从军行》），庭院中的佳树已经长到可以攀人的高度，塞外作战的亲人仍未归还，心如飘雪随夫远至于新疆的天山之外，又如浮云飘落到内蒙西部的五原城中。“边秋胡马肥，云中惊寇入”（梁·简文帝萧纲《陇西行》），在秋天草黄马肥之时，正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大好时候，他们正准备进入内蒙的云中郡。“匈奴数欲尽，仆在玉门关”（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匈奴已被打败，士卒依然留守玉门关，不得回家的悲慨。“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疏”（庾信《燕歌行》），将士戍守边关，路途遥远，音书稀疏乃至断绝。

---

①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81页。
② 陈子展，《诗三百解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3页。

但遗憾的是，作为河西走廊的重镇，“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汉魏苦心经营的凉州，唐前的诗作并不多。徐陵《出自蓟北门行》：

蓟北聊长望，黄昏心独愁。
燕山对古刹，代郡隐城楼。
屡战桥恒断，长冰堑不流。
天云如地阵，汉月带胡秋。
渍土泥函谷，捋绳缚凉州。
平生燕颔相，会自得封侯。

蓟北，黄崖关长城一带，位于今河北省蓟县北部山区，黄崖关长城始建于隋开皇初年，地势雄奇，长城势如巨蟒，气魄如虹。[①]首句中，一个“聊”字、一个“愁”字，把诗人此时的心境展露无遗。在这黄昏时分，诗人极目怅望，燕山古刹，代郡城楼，留有战争痕迹的桥恒，结冰之河，天云如蛇，寒月胡秋，一派苍茫之感。浸土成泥，也愿夺回凉州。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都被偏居河陇的割据政权占领。诗人心中的壮志难酬之痛，建功立业之切，“会自得封侯”之句已告知我们。北周诗人王褒的《墙上难为趋》：

昔称梁孟子，兼闻鲁孔丘。
访政聊为述，问陈岂相酬。
末代多侥幸，卿相尽经由。
台郎百金价，台司千万求。
当朝少直笔，趋代皆曲钩。
廷尉十年不得调，将军百战未封侯。
夜伏拥门作常伯，自有蒲萄得凉州。
白璧求善价，明珠难暗投。
高墙不可践，井水自难浮。
风胡有年岁，銛利比吴钩。

[1] 刘伟《唐代长城诗研究》见于《中国知网》2010年5月25日。

作者描写到，梁孟子、鲁孔丘之士所遭受的进取无门的窘地。原因在于：台郎百价，卖官鬻爵，朝无秉笔直书之臣，贿赂成风的现实所致。将军身经百战却不得封侯，而靠进贡凉州葡萄酒却能做刺史。凉州葡萄酒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武帝时期，贰师将军李广利攻伐大宛，进而引进葡萄生产与酿造技术。到东汉时期，凉州葡萄酒已闻名全国。汉灵帝时，扶风人孟佗，仅用凉州的葡萄酒贿赂权贵张让，就得到凉州刺史的权位。作者在这里引用凉州的葡萄酒，旨在批评当朝黑暗，使得真正有才之士落得“白璧求善价，明珠难暗投”，似井水渊沉，难以浮出的凄惨境地。可边庭紧急，赴边报国之心只能借磨砺吴钩来消解。作者借此诗，一方面讽刺在朝统治者，一方面为贤良之士抱不平。

北魏才子温子昇，一生中有两次从军北征。在北征途中，作有《敦煌乐》、《凉州乐歌二首》。其《凉州乐歌二首》内容为：

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
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
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

武威，即河西四郡之一，也是凉州的州政府所在地，位于今甘肃武威。姑臧，魏文帝曹丕于220年置凉州，州治在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玉门关，汉武帝时置，位于敦煌城西北约90公里处的戈壁滩上，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以往边塞诗，多描写战争残酷、气候恶劣、大漠荒凉，给人萧瑟、苍凉之感。而温子昇的这两首诗，却把凉州描写的和谐美好：行走在凉州城内，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胡乐声声，一派繁荣景象。这种描写是有客观依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迭起。但凉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却得到了发展。当时有民谣所说：“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①]。当时北方陷入长期割据战争，西域来的商旅，往往以姑臧作为贸易的终点。当时五凉诸国无不以凉州作为丝路贸易的中心。伴随着这醉心的音乐，陶醉其中，山长水阔又算得了什么。旅途中少了些寂寞、萧瑟，多了些豪迈、豁达。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0，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1956年版，第2842页。

第二章 唐代凉州诗歌的内容

大唐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政治稳定和经济富庶达到了顶峰。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国家。“天宝中，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藩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①]疆域辽阔，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多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与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

有唐一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河西地区的治理。由于凉州自汉以来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政治中心，因此唐政府十分重视对凉州的监管。武德二年（619 年），唐高祖李渊鉴于凉州的重要性，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凉州总管。唐代前期凉州城一度成为都督府和河西节度使治所。唐建立后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多数是围绕着凉州进行的。唐政府一直把一些著名的文武大将派到凉州任职，如杨恭仁、郭元振、崔希逸、哥舒翰等。天宝十五年（756 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破潼关，唐玄宗仓皇出逃，当时商议去向时曾有往凉州、太原、蜀郡等方案。其中使骆承休曾说：“姑臧一郡尝霸中原，秦、陇、河、兰皆征取，且巡陇右，驻跸凉州，剪彼鲸鲵，事将取易”[②]。由此可见，凉州的重要性。

唐建国后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以河西节度为主的西北军事兵力多次取得胜利，从而控制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的通畅，河西地区处于安稳状态，经济文化得以全面发展。

唐代边塞诗中，凉州诗歌占有一定的比例。从唐代凉州诗歌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全面的了解有唐一代凉州的状况。

第一节 战争苦难及爱国情怀

历来边塞诗，都离不开战争与爱国题材。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统一、充满活力的朝代，也是边塞战争较为频繁的时代。在唐朝历史上，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边塞战争持续不断，北方的突厥，西北的吐谷挥，东北的奚和契丹，西南的吐蕃、南诏，都曾和唐王朝发生过战争。太宗、高宗、武后朝对外大量用兵，唐玄宗时期边塞战争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安史之乱以后，国力衰微，边塞战争仍然不断。由于战争气氛的熏染，游侠之风盛行，渴望立功

[①]（唐）郑处海《明皇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 66 页。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新注》卷 218，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376 页。

边陲，建立功勋，是唐代边塞诗人普遍的心态。他们这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豪迈之举也体现出对于大唐帝国的热爱之情。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转向衰败，从广德二年（764 年）到北宋淳化年间的 200 多年里，河西地区基本上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凉州由六谷吐蕃占据，甘州由甘州回鹘占据，肃州以西由唐朝地方官吏曹仪金的后代统治。”[①]当时吐蕃、突厥、吐谷、回鹘等少数民族时常入侵河西地区，边塞战争时有发生。边疆大片土地沦陷，当年的万里江山，而今盛日不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安史之乱前后边塞作了对比，从而见出唐朝边塞的巨大变化：

> 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疆，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蓄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单兵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岐州以北，皆为左衽矣。[②]

相应的边塞诗作也多表现出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王建的《凉州行》就反映了在吐蕃的入侵下，河陇地区所遭受的灾难：

>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
>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 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
>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
>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 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 养蚕缫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
>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此诗的背景发生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当时河陇及凤翔以西、岐州以北广大地区先后陷于吐蕃。军阀割据，拥兵自重，沦陷区人民倍受煎熬。开头两句就道出了凉州一带被沦陷之后的

[①] 王乃昂、蔡为民《论丝路重镇凉州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4 期。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新注》卷 223，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537 页。

荒凉，过去繁华的“丝绸之路”都会，今日也是疏于经略，无人问津的境况。凉州所属的各郡县几乎都被胡兵所占，驻守此地的将士只得另驻防秋之城。当时少数民族经常在秋季马肥草黄之时入侵中原，唐朝统治者每年都要向河陇一带征发士兵，以保卫边疆一带。这些万里戍边的士兵大多战死边陲之地。作者在这里也委婉地道出，由于守边将士无心保卫祖国边疆，才使得吐蕃如此猖狂的入侵边地，侵略人口，堂而皇之的学习汉人的耕作技术、生活习惯。尽管如此，他们依然野心勃勃，时刻准备挑起战争。而中原王朝没有丝毫的察觉，竟然学起了胡人流行的音乐，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吐蕃学习汉人耕作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增强自己的实力。而汉人学习胡乐，竟然是为了娱乐，为了享受。在祖国边疆频繁遭受少数民族侵扰的情况下，中原却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胡乐声中。作者在叙写中现实的表达了对昔日大唐王朝国势日趋衰落而国人沉迷歌舞宴乐的担忧，委婉而深刻的讽刺了当朝统治者的无能。张籍的《陇头行》，描写的同样是发生在安史之乱后，吐蕃入侵陇西之地后的情景：

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

陇头路，据《通典》曰：“天水郡有大坂，名陇坻，亦曰陇山”； 又《三秦记》：“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这里陇头路指通往陇西一带的路上。开头四句，就描写了胡兵入侵凉州境内，唐军牺牲惨重，大片国土丢失这一痛心疾首的事件。边地的人民被迫赶到胡地生活，胡人散放的牛羊啃食着农耕地，去年中国养的子孙，今年也穿起了胡衣，学起了胡语。真正道出了沦陷之后的惨痛生活。结尾，作者悲愤的发出“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的强烈呼声，殷切的希望再出现像李蔡这样的轻车将军，收复失地，固我国防，还我家园。

元稹与白居易都做有《西凉伎》，皆针对当时河西边塞地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与讽刺，从另一方面揭示沦陷之后凉州地区的情况。元稹《西凉伎》：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

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

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

大宛来献赤汗马，贊普亦奉翠茸裘。

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

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

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

西凉之道尔阻修。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

关于此诗的背景，陈寅恪先生的论著《元白诗笺征稿》中论述道："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画，而边镇将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此诗人之所以同深愤慨，而元白二公此篇所共具之历史背景也"[①]。元稹幼年曾随母亲在凤翔生活过，对唐代西北边塞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诗歌开头用十六句的大篇幅描绘了昔日凉州的繁华之景，让人不禁想起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的盛世景象。而如今，歌舞升平之地早已变为胡人的天下。昔日长安的西北边陲在万里之遥，此时原州（今宁夏固原）竟成了边境，离京城仅几百里。通往凉州的"丝绸之路"完全被阻隔。戍边将士却无心收复失地，不知羞愧的听着《西凉州》的曲子。陈寅恪《元白诗笺征稿》说道："微之少居西北边镇之凤翔，殆亲见或闻知边将之宴乐嬉游，而坐视河湟之长期沦没。故追忆感慨，赋成此篇。颇疑其诗中所咏，乃为刘昌辈而发。既系确有所指，而非泛泛之言，此所以特为沉痛也。"[②]白居易的《西凉伎》：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

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

[1] 陈寅恪《元白诗笺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26 页。
[2] 陈寅恪《元白诗笺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27 页。

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
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
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
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
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
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
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
娱宾犒士宴监军，狮子胡儿长在目。
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
泣罢敛手白将军，主忧臣辱昔所闻。
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
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
天子每思长痛惜，将军欲说合惭羞。
奈何仍看西凉伎，取笑资欢无所愧。
纵无智力未能收，忍取西凉弄为戏。

此诗通过描写西域少数民族艺人有家难回以及七旬征夫观看西凉伎时掩面而泣，戍边将士仍然“饱食温衣闲过日”，每日听取西凉乐，“取笑资欢无所愧”的生活。从而反映了安史之乱后边防空虚，而边将不思国耻，骄奢淫逸。作者通过对比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有力的抨击。相对于元稹的《西凉伎》，表达的感情更为沉痛。陈寅恪评此诗说：“尤为旨微语悲，词赅意切。故知乐天诗篇感慨之所在，较之微之仅追赋其少时以草野之身居西陲之境所闻知者，固又有不同也。”[1]诗篇开头描写表演狮子舞的西域艺人，因“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狮子涕双垂”，有家难回的悲慨境地，而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七旬老征夫“见弄凉州低面泣”的伤感场面。安史之乱后，吐蕃入侵河西之地，凉州陷落整整四十年。诗人在“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句后注云：“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

[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9页。

示戍人不为万里行，其实就盈数也。今蕃汉使来，悉在陇州交易也。”四十年里，祖国边疆内缩七千里，边塞十万士卒，饱食终日，忘记了凉州遗民，忘记了收复失地的重任。晚唐诗人张籍的《凉州词》同样表达了对边将不思收复失地的强烈不满：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

凤林关，属于唐代陇右道的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境内，位于黄河南岸。安史之乱前，唐王朝与吐蕃东部的接壤处原在凤林关之西，自代宗初年以后，就远在凤林关之东了。诗的起句“凤林关里水东流”，指的正是这一事实。这时唐王朝的边境已退缩到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一带。代宗宝应（762）广德（763—764）年间，吐蕃占领了包括凉州在内的陇右道东部，离此时整整六十年之久，白草黄榆也经历了六十个春夏秋冬的时序更替。凉州之地，却无人收复。那些在边陲之地自“坐拥高牙，都忘敌忾”的将帅，除了奉承皇恩浩荡，根本无心收复失去的家园。作者在这里强烈的痛斥“边将”的失职。此外，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

我闻天宝十年前，凉州未作西戎窟。
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
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
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
汉土民皆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嗢咽。
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
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
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兀兀。
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
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泪血应阑干。

同样描写了安史之乱后，吐蕃入侵凉州之后的的情况。凉州被占领之后，汉土人民皆成为俘虏，忍气吞声，边关将士闲置城中，家园近在咫尺，却不得收复。听着熟悉的凉州曲，心情

极为沉痛。王建的另一首乐府诗《古从军》，对军旅艰辛之况予以实录式的展现：

汉家逐单于，日没处河曲。
浮云道旁起，行子车下宿。
枪城围鼓角，毡帐依山谷。
马上悬壶浆，刀头分顿肉。
来时高堂上，父母亲结束。
回首不见家，风吹破衣服。
金疮在肢节，相与拔箭镞。
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

本诗以汉寓唐，描写戍边战士的艰辛与痛苦。奔赴边陲，远离父母妻子，军旅生活何等艰难：刀枪剑影，战鼓击鸣，风餐露宿，战马驰骋，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士卒在边地的生活。士卒不仅要忍受精神上思乡念家的折磨，还要在肉体上承受巨大的痛苦："金疮在肢节，相与拔箭镞"。远赴边陲，不仅带给士卒无尽的痛苦，及其家人也同样忍受着远离亲人的悲伤。"闻到西凉州，家家妇人哭"，更是道出了千万家庭因战争所遭受的悲惨境遇。也有表现战争取得胜利时的自豪感，如薛逢的《凉州词》：

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
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

沙洲，治所在今敦煌。咸通二年（861 年），沙洲节度使张仪潮乘吐蕃内乱，率领当地的蕃兵（唐朝守边的少数民族士兵）一举夺取凉州，这便是"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延绵数千里的黄河终于又回到大唐帝国，颇有一种自豪感。同时也造成塞外战血纵横，人民流离失所的悲剧。但收复失地的自豪感洋溢其中。

一方面是战争所造成的灾难，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另一方面，诗人的爱国之情与卫国之思凝注在凉州这片故土上。李益的《边思》：

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

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

李益本是凉州人，他在《从军诗序》曾自述其出生环境与家世："武毅犷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软？亦其坎壈当世，发愤之所致也。"他的部分边塞诗中也带着本土的色彩："仆本居陇上，陇水断人肠。"（《从军有苦乐行》）。开头两句描述自己腰垂锦带、悬佩吴钩（吴地出产的弯刀），防秋玉塞、驰驱沙场。一个驰骋战场的英武形象跃然纸上。莫笑我将门之子，只能以诗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诗句最后抒发了作者的理想抱负与卫国之思的深沉感慨。一个关西（函谷关以西）将门之家的子孙，只能把建功卫国的宏愿化为苍凉悲慨的诗思。正是一种"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式的感情。

第二节　浓烈的思乡、思亲之情

长期的边塞战争，一方面使得守边士卒心力交瘁，厌战思乡情绪明显。他们心念家园："月明边徼静，戍客望乡时"（耿湋《关山月》），"凄凄还切切，戍客多别离。何处最伤心，关山见秋月"（孙佐辅《关山月》）；不得不守边所流露出的愁怨："城上画角哀，即知兵心苦"（戎昱《塞下曲》），"征人饮马愁不回，长城变作望乡堆"（王建《饮马长城窟》），"百战一身在，相逢白发生。何时得乡信，每日算归程"（王建《塞上逢故人》），"万里发辽阳，处处问家乡"（王建《远征妇》）。另一方面，战乱破坏了美好的家园，"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人民倍受颠沛流离之苦。旷日持久的战争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饱受失去亲人的离别之痛，"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崔湜《折杨柳》），"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兵车行》）。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入侵河陇地区，边塞战争不断，凉州地区同样遭受了巨大的灾难，"闻到西凉州，家家妇人哭"。边疆战士长期戍守边关，远离故土，思乡念家之情为凉州诗歌添加了哀婉之情。岑参《河西春暮忆秦中》：

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
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
别后乡梦数，昨来家信稀。

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

岑参先后两次出塞到陇右地区，历时五六年，在凉州停留了大半年的时间。期间作有《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等 7 首诗歌，《河西春暮忆秦中》就是其中的一首。边地远离家乡，“西向轮台万里余，也知乡信日应疏”（岑参《赴北庭度陇思家》）；气候恶劣，“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生活艰苦，“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裳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思乡念家之情伴随他整个边塞之行的旅程中。开头四句，在季节与物候的更替中，体现出家乡与边地的巨大差异，多了份思家之情。离别之后，乡梦无数，家信稀疏。阳春三月，本是春意盎然，但边地寒冷，寒衣依旧在身，更平添了几许乡愁。岑参的另一首诗《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①]：

片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
寒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
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
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

武威，即凉州，天宝元年改为武威郡，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天宝十载（751 年）春，岑参自安西至武威，此诗即居武威时所作。诗歌在描写武威暮春环境中抒发了作者的乡愁与失意。首联写边塞登楼所见之景，起兴造势，奠定基调。颔联情景交融，花明柳绿，引起无限乡愁，一“飘”、一“挂”，成为全诗的“诗眼”，形象的突出了客泪之多，乡愁之浓。颈联单写情，抒发的是年华已逝而功业未成的感慨。尾联方点题，一是为好友宇文判官出使顺利返回瓜州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同时又为自己仍然滞留边塞归期无望而感到伤感与无奈。

第三节　奇丽的边地自然风光

[①] 晋昌：唐郡名，即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

自古以来，西北边塞留给世人的印象便是夏日酷烈、冬日寒冷、大漠戈壁、飞沙走石、黄沙弥漫、雪山热海的严酷之地。“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概括了西北地区一天的气温变化。边地有着迥异于中原的独特气候：“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岑参《轮台即事》），“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岑参《北庭作》），“黄沙碛下八月时，霜风裂肤百草衰”（戴叔伦《边城曲》），“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岑参《赵将军歌》），“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岑参《银山碛西馆》），“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张籍《凉州词》），“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柳中庸《凉州曲》）。面对这一切，初入此地的诗人感到既新奇又刺激，以他们敏锐的诗心捕捉西北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写下了一组组瑰伟奇丽，壮大开阔，具有独特异域情调的诗作。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热海如荼、火山蒸塞、白草连天、胡沙茫茫，构成凉州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日暮时分，烈马奔驰，速度赛过飞鸟，天边落日映照，好一副西北黄昏图；“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则描写了该地区风沙弥漫、飞沙走石的大漠气候；“置酒高馆夕，边城月苍苍”，凉州城的月色清幽、苍茫，有一种塞外独特的意境美。《资治通鉴·唐纪十二》记载，西北一带“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遇之多死。”[①]岑参的另一首《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
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

此诗作于天宝十载（751 年）五月。由武威赴安西需经过火山，五月的火山异常炎热，连行人都望而却步。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同样描写的是火山、赤亭酷热的环境。诗人对西北的火山充满好奇：“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经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

河西地区夏日酷热，春日还来得极其晚，“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登凉州伊台诗》）。阳春三月，凉州城外伊台寺梨花吐露新芽和春天寒冷的气候，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新注》卷 196，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488 页。

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气候景观。当然，寒冷严酷的凉州地区，也有曲径通幽的世外景象，“穷巷在乔木，深斋垂古藤”（高适《武威同诸公过杨七山人，得藤字》）。

第四节　独特的异域文化

汉武帝设立凉州之始，到唐朝，经历 800 多年的历史，凉州城已经成为当时西北国际大都会，“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河西的军政中心。凉州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新五代史》载：“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二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繁而人富乐。”[①]贞观三年（630 年），玄奘法师西天取经路过此地，曾以“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②]之句描绘凉州的历史地位与繁荣程度。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统治的一百多年里，是凉州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元稹《西凉伎》）。盛传的唐玄宗在凉州观灯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凉州的繁华。《太平广记》卷二十六引《仙传拾遗》曰：

> 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阳宫以观灯。……促召师（道士叶法善）观于楼下，人莫知之。师曰：“灯影之胜，固无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灯，亦亚于此。”……于是玄宗闭目，……曰：“可以观矣。”既睹灯影，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玄宗称其盛者九之。

唐人王棨又以此事写成《玄宗幸西凉观灯赋》，其中一段讲：

> 到沓杂繁华之地，见骈阗游看之人。千条银烛，
> 千里香尘，红楼逦逶以如昼，清夜荧煌而似春。
> 郡实武威，事同仙境，彩摇金像之色，光夺玉蟾之影。

凉州元宵节的夜景，灯影交辉，人影参差，灯火通明，车水马龙，鼓声阵阵，香气四溢，一

[①]（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913 页。
[②]（唐）惠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11 页。

派热闹景象。当然，唐玄宗并非真正到过凉州，虽然是作者的想象，但也可以看到当时凉州的繁华。

物质的富足，必然带来精神方面的繁荣。当时的凉州，文化呈现百花齐放的盛况。凉州文化是汉族传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唐文化正是这种结合的完美展现。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写道："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1]长安的这种胡化不但直接来自西域，也来自凉州。

一、凉州风土人情

凉州地区土沃物肥，一些著名的风物也被唐代诗人写入诗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凉州的葡萄美酒。王翰的名句"蒲萄美酒夜光杯"，把凉州的葡萄美酒传遍了天下。早在汉武帝时期，凉州人即从西域引进葡萄种植与酿造技术，当时，凉州的葡萄美酒已被视为宫中珍品。相传汉灵帝时期，扶风人孟佗以一斛凉州葡萄酒贿赂权贵，便得到凉州刺史的故事，更说明此酒的珍贵。三国时期，凉州葡萄酒已闻名中外，被列为贡品。魏文帝曹丕尝到葡萄酒后兴奋的写下了《凉州葡萄诏》，给予葡萄酒极高的评价："旦设葡萄解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悁。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2]给予葡萄酒很高的赞誉。

唐人喜酒，更喜爱葡萄酒。而凉州葡萄酒更是葡萄酒中的佳品。葡萄酒是作为贡品供皇亲国戚享用。唐玄宗和杨贵妃就特别喜爱葡萄酒，"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3]唐代诗人更是对凉州葡萄酒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其诗中赞美葡萄酒的香醇美味。刘禹锡《葡萄歌》"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王翰《凉州词》"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高适《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序"觞葡萄以递欢，指兰芷而可掇"。

---

[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2] （清）张澍《凉州府志备考》，《文艺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3页。
[3]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凉州不仅有美味的葡萄酒供人享用，凉州的民俗风情同样丰富多彩。王维《凉州郊外野望》（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
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
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
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

此诗描写了凉州郊外“秋社”的盛况。古人对于祭祀土地神（社）和五谷神（稷）非常重视。上至帝王诸侯，下至寻常百姓，每年立春、立秋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酬神仪式，以求来年五谷丰登。京都的祭祀奉行大礼，穷乡僻壤的“边村”毫不逊色，同样举行热闹非凡的“赛田神”活动。这个小边村，虽然人烟稀少，但祭祀活动一点也不简约，音乐、道具、仪式、舞蹈一应俱全。鼓乐齐备，洒酒焚香，女巫舞步轻盈，罗袜生尘。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凉州边地农村的祭神活动，颇具民俗文化情调。王维的另一首《凉州赛神》(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

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
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

此诗描写凉州军中祭祀酬神活动，越骑神是凉州百姓所崇奉的主骑射之神。驻军健儿赛越骑神的赛神活动，颇有民俗气息。在凉州城外的旷野上，车马行人改道，百姓翘首围观，战士们戎装侍立，战鼓齐鸣，羌笛吹起，赛越骑神。诗人从另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健儿勇武剽悍的矫健英姿，边地尚武风俗，丰富多姿的军旅生活。

二、凉州乐舞

唐代乐舞是在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唐代文化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它雄浑伟壮、博大精深、恣肆汪洋、千壑万流，同时，又给每一个个体留下无限的空间。它

呈现着跃动、向上、生机勃勃的时代风貌。[1]一方面是本土音乐的发展，另一方面西域音乐的介入，为唐代的乐舞增添了新鲜的元素，使得唐时的乐舞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本土音乐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清商雅乐，清商雅乐带有典型的江南丝竹风格。西域乐主要有西凉乐、高丽乐、百济乐、扶南乐、天竺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等。“十部伎”是唐代宫廷燕乐的代表，具体有：《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2]其中，《西凉乐》是一种富有凉州地域特色的乐舞。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载：

> 《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符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帻，绯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乌皮靴。乐用钟一架，磬一架，弹筝一，搊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箫一，筚篥一，小筚篥一，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齐鼓一，檐鼓一，铜拔一，贝一。编钟今亡。”[3]

由此可见，西凉乐乃是胡乐与中原汉族乐舞交流融合的产物，在唐代社会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唐代宫廷乐队编制中最大的一部，其中乐器就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箫、筚篥、小筚篥、笛、横笛、腰鼓、齐鼓、檐鼓、铜拔、贝十九种，舞蹈分为单人舞和四人舞。

凉州产生的《西凉乐》、《西凉伎》、《凉州》曲、《霓裳羽衣曲》等乐舞，以其委婉娴雅、粗犷奔放的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上至皇宫贵族，下至梨园子弟、歌舞伎人争相传唱，民间更是流传广泛。王昌龄《殿前曲二首》其二：“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新声一段高楼月，圣主千秋乐未休”，梨园弟子的一段凉州曲，使得圣主龙颜大笑；杜牧《河湟》：“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凉州歌舞，流传广泛，寻常百姓皆能吟唱；《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诺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满城歌舞升平，唯独凉州歌舞音韵和谐，余音缭绕，美妙至极；欧阳詹《闻邻舍唱凉州有所思》：“有善伊凉曲，离别在天涯。虚堂正相思，所妙发邻家。声音虽类闻，形影

[1] 金秋《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2] 金秋《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3] （后晋）沈昫《旧唐书·音乐志二》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8页。

终以遐。因之增远怀，惆怅菖蒲花”，凉州曲总能带给人别样的感觉，听着邻家伊凉曲，倍增相思之情，惆怅难耐；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则夸奖了米嘉荣凉州歌唱的惟妙惟肖，后人不及；白居易《题灵岩寺》：“今愁古恨入丝竹，一曲凉州无限情”，《秋夜听高调凉州》：“促张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沆寥”，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不管心境是悲是喜，曲调是急是缓，凉州歌曲总能带给人无限的情怀，无限的感触。凉州乐独特的艺术魅力，总能勾起人们内心的情愫，难怪流传久远，世人皆喜。

凉州乐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霓裳羽衣曲》，原名《婆罗门曲》，《婆罗门曲》来自印度，拥有浓郁的古印度佛教音乐的气息。《霓裳羽衣曲》是凉州乐舞的代表，也是唐代最具影响力的大曲。它由凉州乐人创作，在开元年间由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给朝廷，唐玄宗极为喜爱，亲自谱曲。再经过著名音乐家李龟年等人的加工润色，于天宝十三年（754 年）改为《霓裳羽衣曲》，同时编排舞蹈《霓裳羽衣舞》。当时，唐玄宗和杨贵妃亲自教习，宫中盛演不衰。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中赞美此舞曲的美妙：

> 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间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瓔纍纍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筝笛递相挽，击恢弹吹声迤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嚬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白居易在这里交代了此歌舞表演的时间，地点和舞女的服饰。在寒食节这天，宫里即将表演《霓裳羽衣曲》，舞女都是绝代佳人，穿着特制的舞衣，衣裳和帔肩如彩虹般光鲜照人，头戴珠步摇，身挂瓔珞和玉佩。身材娇弱，走走停停，等待音乐响起。散曲奏起，舞女尚未翩翩起舞，好似巫山阳台峰上的宿云，懒洋洋地没有飞动。中序乐起，舞才开始，如回雪飘转，又如游龙受惊时那样纵送。表演小垂手时如无力的柳枝，表演斜曳裾时，如云气升腾。舞女眉目传情、衣袖低昂的媚态，好似元夫人点头呼唤萼绿华，又好似西王母挥手与许飞琼分别。最后，用四句描写入破到曲终的情况。霓裳羽衣曲第三部分入破共十二遍，音乐都是繁音促节，像跳珠撼玉一般，所以舞姿也是急促捷速的。但到最后，却像鸾凤舞罢收翅，曲终的一

声长引，却像天空中的一声鹤唳。同时，西凉乐中的胡舞在中原地区风靡一时，著名的有《胡腾舞》、《狮子舞》。李瑞的《胡腾儿》：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
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
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
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

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对胡腾儿的穿着、舞步等做了详细的描述“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胡腾儿，头戴顶尖蕃帽，身穿胡衫，足穿锦靴。舞步急促多变，观看者“无言皆瞪目”。李瑞此诗中凉州胡腾儿表演时，拾襟搅袖、扬眉动目、东倒西倾、环行急蹴、反手叉腰。可见，此男子腾踏动作惟妙惟肖，表演精湛，令人瞠目结舌。

《狮子舞》，《旧唐书·音乐志二》载：“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1]《狮子舞》在凉州一带很早就流行，唐时，凉州《狮子舞》遍布全国，大到宫廷宴会、庆功宴赏、节日表演，小到村社集会、家庭聚会，都可进行表演，老少皆喜观赏。元稹、白居易都曾对狮子舞进行过描写：“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元稹《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白居易《西凉伎》）。作者把狮子舞描写的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狮子眼睛炯炯有神，摇摆双耳，威

[1]（后晋）沈昫《旧唐书·音乐志二》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9页。

风凛凛。

三、凉州对佛教流播的作用

由于凉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古代中原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从西域东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东西，经过凉州的消化、吸收，才能辐射到中原大地。前面所讲到的凉州乐舞就是西域乐舞与中原乐舞在凉州的完美融合，所形成的著名西凉乐。凉州佛教更是如此。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必然要经过凉州。凉州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在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方面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早在南北朝时期，“于时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①]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形成“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村坞相居，多有塔寺”[②]的壮观局面。五凉时期，各个政权都信奉佛教，佛教的传译大为兴盛，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僧侣前来参研佛经。当时著名的高僧有鸠摩罗什、释道安、佛图澄、昙无谶、智严等。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中外高僧主持译经活动，大力修建寺院佛塔，开凿石窟，大造佛像，特别是天梯山石窟的开凿，成为中国佛教石窟的鼻祖，影响了中原石窟的修建，宿白先生把天梯山石窟尊称为“凉州模式”。 凉州地区著名的寺院有清应寺、大云寺、罗什寺、白塔寺、东竺寺等。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凉州自从张轨以来，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凉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起作用是值得重视的”。[③]

隋唐时期，佛教发展更为兴盛，唐玄奘赴西天取经，途径凉州，谒寺拜佛，传授佛经，盛世空前。唐代诗人滞留凉州期间，时常浏览佛教寺院，留下诗作。高适《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图之作》：

化塔屹中起，孤高宜上跻。
铁冠雄赏眺，金界宠招携。
空色在轩户，边声连鼓鼙。
天寒万里北，地豁九州西。

---

① （北齐）魏收《魏书·张寔传》卷99，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94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2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2页。

清兴揖才彦，峻风和端倪。

始知阳春后，具物皆筌蹄。

高适浏览的即是凉州的大云寺。大云寺是凉州最早的一座寺院，始创于前凉王张天锡升平年间，本名宏藏寺，唐武则天时改为大云寺。寺中有一大钟，称为“大云晓钟”，钟声清脆悦耳，能传数十里，成为凉州的一景。诗人浏览的七级浮图，是张氏建寺时造，高一百八十尺，宏大壮观。登上塔寺，放眼瞭望全城，“天寒万里北，地豁九州西”，境界如此开阔，清风吹佛，神清气爽，才知是阳春三月。

岑参《登凉州尹台寺》：“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因从老僧饭，更上夫人台。清唱云不去，弹弦风飒来。应须一倒载，还似山公回”。 尹台寺，是为纪念西凉政权创立者李暠的继室王后尹氏而建造的。尹氏“谟谋经略，多所毗赞”[①]。在李暠死后，其子李士业继位，尊尹氏为太后。当时北凉沮渠蒙逊成为西凉最大的敌人，李士业欲主动攻击，尹氏极力反对：“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深慎兵战，俟时而动”[②]。但李执意孤行，最终亡国。西凉灭亡后，尹氏被俘，至姑臧(武威)，因不亢不卑，颇有风范，受到沮渠蒙逊礼遇。最后，到伊吾，七十五岁卒于伊吾。凉州三月梨花始开之时，岑参登上尹台寺，和老僧人同餐，上夫人台凭吊先贤。

第五节 《凉州词》《凉州曲》所展现的丰富内容

唐诗中，以《凉州词》、《凉州曲》、《凉州歌》命名的诗歌有十几首，这些诗歌从内容上看，基本都是围绕边塞战争、军旅生活、塞外风光、征人思妇等题材。林庚先生认为，《凉州词》中的“凉州”，“泛指河西一带，《凉州词》就是描写这一带边塞生活的歌词”[③]程千帆先生在《古诗考索》中指出：“从音乐史上说，凉州词曲调虽然来自西凉，今传曲辞却每每是泛咏边塞的。不论怎样，这首诗中（王之涣《凉州词》）的地名，彼此的距离的确是非常辽远的，而当时祖国西北边塞荒寒之景，征戍战士怀乡之情，却正是由于这种壮阔无垠的艺术布署，才充分地被揭示出来。”[④]《乐府诗集》卷七十九引《乐苑》曰：“《凉州》，宫调曲。开元中，

[1] （唐）房玄龄《晋书》卷9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26页。
[2] （唐）房玄龄《晋书》卷9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27页。
[3] 林庚《林庚推荐唐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4] 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乐府杂录》曰：“《梁州曲》，本在正宫调中，有大遍小遍。至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诸乐即黄钟宫调也。”[1]《容斋随笔》卷十四，《大曲伊凉》曰：“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凉州今转为梁州，唐人已多误用，其实从西凉府来也。”[2]从这些材料可知，凉州词的曲调当出自凉州一带，但诗人诗作并非实指凉州，它只是对河西走廊边塞生活的一种咏唱，是广义上的凉州，它只是以凉州代替整个河西走廊。

这些诗歌中，一部分是描写边塞将士豪迈旷达与视死如归的保家卫国豪情，如王翰的《凉州词》：“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把盛唐诗人那种豪健的气格极为坦荡的表现出来。一部分是描写边地征戍将士思乡、思妇闺怨和边地环境苦寒的诗作，如王之涣（《凉州词二首》）：“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征马长思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孟浩然（《凉州词》其二）：“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二）：“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柳中庸《凉州曲二首》：“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高槛连天望武威，穷阴拂地戍金微。九城弦管声遥发，一夜关山雪满飞”。玉门关、雁门、青海、关山、武威等边塞地理意象，再配上羌笛、胡笳、琵琶、弦管等西域乐器悲凉之调，看着塞外的风沙、荒漠、飞雪、寒气逼人，怎能不让这些戍边战士思家，难怪“一望关山泪满巾”、“教人意气忆长安”呢。将士戍守边关，家中妻儿何尝能摆脱这相思之苦：“开箧泪沾襦，见君前日书。夜台空寂寞，犹见紫云车”（《杂曲歌词·凉州歌第三》），家中妻子打开丈夫的书信，泪水已浸湿衣裙，思念之情袭上心头，夜里寂寞空空，远赴边陲的亲人何时归来。一部分则描写了凉州地区多民族生活的情景，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帮助。耿湋《凉州词》：“国使翻翻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对凉州地区少数民族生活作了典型剪影。唐代以《凉州词》、《凉州曲》为代表的描写边塞的诗篇，是唐代边塞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值得我们关注。

[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0页。
[2]（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北京：蓝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第三章 唐代凉州诗歌的艺术价值

通过对唐代凉州诗歌内容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凉州的兴衰变迁，边塞战争、风土人情、异域文化、凉州词（曲）的丰富内容，在诗歌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古凉州。唐代凉州诗歌的艺术价值更为深厚，主要表现在悲凉苍劲、威武豪迈、平和自然的艺术风格，胡乐、荒寒意象，写实精神。

第一节 唐代凉州诗歌的艺术风格

风格是作品的内在精华，艺术风格是作品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中所展现出的总的思想倾向，是作家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尺度。中国古典诗歌中所体现的风格多种多样，如豪放、雄浑、沉郁、凄婉、悲慨、平淡、飘逸……诗歌语言清晰而明快的把诗歌的形式与内容表现出来，使诗歌的风格不至流于平淡，同时又能使风格清晰明了。李白的诗歌，大气磅礴，雄浑奇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杜甫这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忧国忧民诗人，其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沉郁顿挫，悲凉深沉之语浓烈："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孟浩然的诗歌，平淡自然，贴近生活："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过故人庄》）。边塞诗人王昌龄、岑参之诗歌，则是把边疆的豪迈广阔、北方的阳刚气质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为我们揭开了大漠戈壁的神秘面纱："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昌龄《从军行》其五），"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唐代凉州诗歌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悲凉苍劲、威武豪迈、平和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体现出诗人不同的情怀，也丰富了凉州诗歌的情感内涵与历史厚重感。

一、悲凉苍劲

悲凉，即为悲慨凄凉，与人生、时事、政治密切相关。人生短暂，世事无常，时代动乱，生民疾苦，个人的坎坷遭遇，使得诗歌悲慨凄凉。苍劲，多用来形容边塞诗歌的苍茫遒劲，

大漠戈壁，辽阔浩荡。凉州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诗，专门描写安史之乱后凉州地区所遭受的苦难，与昔日人烟稠密、经济繁荣的凉州形成鲜明的对比，抒发了诗人的悲慨，将边塞诗歌的苍劲悲凉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往日的凉州，“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元稹《西凉伎》）。安史之乱后，少数民族入侵凉州，昔日的盛世已荡然无存，留下了颓废、荒凉的凉州。诗人目睹此情此景，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他们迫切希望早日收复失地。此时，凉州诗歌呈现出战争的残酷与人民的苦难，诗歌风格悲凉苍劲，印证着凉州的惨状，表达了诗人的悲痛。“汉军逐单于，日没处河曲。浮云道傍起，行子车下宿。枪城围鼓角，毡帐依山谷。马上悬壶浆，刀头分顿肉。来时高堂上，父母亲结束。回首不见家，风吹破衣服。金创生肢节，相与拔箭镞。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王建《从军行》），“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张籍《陇头行》），“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王建《凉州行》），“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白居易《西凉伎》）。这些诗歌，控诉战争的苦难，人民的流离失所，边关将领却无心收复失地的愤慨之情。残酷的边塞战争必然带来战士的思乡厌战之情，“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二），“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孟浩然《凉州词》），“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柳中庸《凉州曲二首》其一）。家园的失陷，百姓的艰难，战士的厌战与怀乡，诗人的伤感与愤怒，使得凉州诗歌更为悲慨沉痛，悲凉苍劲的艺术风格正好见证着安史之乱后凉州的苦难。

二、威武豪迈

威武豪迈的艺术风格，需具备雄劲放旷的个性，豪放洒脱的人生态度，建功立业的政治热情，不怕牺牲的大丈夫豪情。自古边塞诗歌带给人们的正是这种大气豪迈，威武雄壮。边塞广阔的天地，独特的气候，使得诗人的情怀也高亢了起来，其诗歌激昂上进，叱咤风云，

威武豪迈，气势雄浑，慷慨豪壮。“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二），“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李希仲《蓟北行二首》其一）。边塞是这些热血男儿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最佳场所。他们那慷慨激扬、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生动的展现了征战勇士的精神气质。凉州诗歌中同样不乏威武豪迈的诗作，“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边塞将士早已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思想准备，这种不畏生死的坦荡胸襟，置生死度外的豪情，力透纸背，势不可挡。“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薛逢《凉州词》），经过殊死搏斗，失去的家园重回故土，纵然战血流淌，但胜利的号角奏响边塞。“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李益《边思》），整装待发，走马防秋，保卫凉州故土，莫笑我关西之子，我就是要在凉州洒下热血。高昂壮伟的英雄情怀与金戈铁马的磅礴气势，凝聚在诗歌的语言中，汇成一股强大雄浑的力量与豪情，使得凉州诗歌气势壮阔，威武豪迈。

三、平和自然

平和自然即不矫揉造作，不尚华丽的辞藻，没有夺人的气势，无浓重的色彩渲染，朴素自然，浑然天成，语气舒缓而沉稳，给人以亲切之感。凉州诗歌中平和自然的诗作大多描写凉州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如“国使翩翩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耿湋《凉州词》），“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王维《凉州郊外游望》），“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王维《凉州赛神》），诗人像是在叙家常，讲述着凉州的民俗风情，平淡自然，娓娓道来。“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因从老僧饭，更上夫人台。清唱云不去，弹弦风飒来。应须一倒载，还似山公回”（岑参《登凉州尹台寺》），“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别后乡梦数，昨来家信稀。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岑参《河西春暮忆秦中》），岑参的诗歌，慷慨豪迈，语意造奇，其边塞诗歌多奇情逸发之作。而描写凉州气候的这两首诗，却一改往日的笔法，平和中叙写着凉州的春天迟迟不来，寒冷依旧，同时流露出对家乡的怀念。

第二节 唐代凉州诗歌的主要意象

意象，古义是“表意之象”，即融合了作者内心情感的物象，“诗人借外物驰骋想象，外物形象又在诗人的情意中孕育成审美意象”[①]。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寄予着诗人的情感体验与内心独白。早期《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寄予着诗人屈原的高洁品格与美政理想。陶诗中的酒与菊，李白诗中的大鹏、大江、清溪、明月、白鹭，李商隐诗中的珠泪、玉烟、彩凤、灵犀、瑶台、梦语等。又如诗人们最常用的长亭、杨柳、明月意象。意象的选取最能体现出个人的审美情趣。边塞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如明月、大漠、沙碛、羌笛、琵琶、火山、关山、长城、雁门、阳关等，大都表现边塞的艰苦，征人思乡念家之情。唐代凉州诗歌中有典型的胡乐意象与荒寒意象，通过这些意象表达了诗人别样的情怀，丰富了凉州诗歌的艺术价值。

一、胡乐意象

（一）胡笳

胡笳，《太平御览》引《蔡琰别传》称:“茄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茄。”[②]“胡茄，似筚篥而无孔，后世卤薄用之，盖伯阳避入西戎所作也。……晋有大筑小箫，盖其遗制也。”(北宋陈旸《乐书》)胡笳在塞北广为流行，因其音色悲凉，又称悲茄、哀茄。相传胡笳是被张骞从西域带到中原的，经过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在军乐中被广泛演奏。相应的边塞诗作中时常出现胡笳意象，如“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茄，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茄”（骆宾王《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君不闻胡茄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岑参《胡茄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塞外苦寒的环境，征人盼家的心切，胡笳悲凉的音调，怎能让征人不思念，不落泪。“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家乡早已是鸟语花香的美好季节，边地依然寒风凛冽，飞沙漫天，夜晚听着胡笳的凄凉之音，想起杨柳的挽留之意，思乡念家之情油然而生；“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孟浩然《凉州词》），关山的月色，羌笛胡笳的悲凉之音，勾起多少边陲游侠儿的思乡之情；“悲笳嘹唳垂舞衣，宾欲

[①] 李浩《唐诗美学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②]（宋）李昉《太平御览》卷58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1页。

散兮复相依。几往返兮极浦，尚裴回兮落晖。岸上火兮相迎，将夜入兮边城。鞍马归兮佳人散，怅离忧兮独含情”（王维《双黄鹄歌送别》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胡笳作为一种西域乐器，其苍凉悲壮的音域，感慨悲凉的曲调，使得戍卒泪湿征衣，肝肠寸断，厮杀了多少游侠儿的故乡梦，家园情。面对大漠戈壁，严寒酷烈，乡梦、乡泪时时陪伴着戍守将士。

（二）觱篥

觱篥，又称筚篥，是来自龟兹和中亚的一种簧管乐器，初为骨制，后改为竹制，声音悲壮高亢。《乐府杂录》载：“觱篥者，本龟兹乐也，亦曰悲篥，有类于茄。”[1]《太平御览》又称：“乐部曰：觱篥者，笳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出于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声，五音咸备”。[2]觱篥与胡笳相类似，音色悲壮，常用来抒发内心的愁苦与伤感之情。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觱篥歌》：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
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
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
枯桑老柏寒飕飕，九雏鸣凤乱啾啾。
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
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
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

安万善是唐代的一位少数民族音乐家。此诗生动的描绘了安万善吹觱篥时所创造的音乐形象与艺术魅力。诗句开头交代了觱篥的材质与出产地，传入中原后曲子变得更为奇妙。变化多端的音乐之声，安万善出神入化的演奏，深深地打动了听者的内心情感，思乡落泪，悲慨叹息。“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则道出了安万善表演的高超。“枯桑老柏寒飕飕，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觱篥之声，有如寒风吹树，飕飕作声，有如凤生九子，各发雏音，有如龙吟，有如虎啸，有的还如百道飞泉和秋天的各种声

[1]（宋）李防《太平御览》卷58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31页。
[2]（宋）李防《太平御览》卷58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31页。

响交织在一起，此四句正面描摹了筚篥的变化多端。“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先沉着，后热闹，恍如沙尘满天，云黄日暗，又如《杨柳枝》曲调般热闹，恍如春日皇家的上林苑中，百花绚烂。如此美妙的曲调，奏响在除夕之夜，原来诗人是在守岁，在美酒与乐曲中，隐约流露出作者的伤感，年华易逝、岁月蹉跎之悲。

（三）琵琶

琵琶，《旧唐书·音乐志》载：

> 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弦义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忍。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固体修颈而小，疑是弦获之遗制。其它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贵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亦本出胡中。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①]

以上材料道出了琵琶的来历，用途，体制，种类。曲项琵琶与五弦琵琶皆出自西域，在唐代盛极一时。不仅帝王贵胄喜爱琵琶，盛行于唐代各个角落：“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李颀《古塞下曲》），“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二），“浑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孟浩然《凉州词》其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琵琶声中，融进了征人的旅思、边愁、别怨。断君肠、别旧情、送明君、肠堪断。在琵琶声的演奏中，这些离愁断肠之情，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给人伤感寂寞之情。也有豪壮放怀之情的表述，如王翰的《凉州词二首》其一“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将琵琶声的伤感别愁转化为战死沙场、保家卫国的豪放旷达之情。

（四）羌笛

① （后晋）沈昫《旧唐书》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6页。

羌笛，源自羌族的吹奏乐器，汉代开始流行，竖吹，多为双管。“笛者，羌乐也，古有落梅花曲”[1]。“笛有雅笛、羌笛。唐所尚，殆羌笛也。其乐与觱篥、箫、笳列横吹部者同。”[2]羌笛善于表现哀婉、凄凉之音，而胡人吹奏的笛曲清冷、凄寒、寂寥，给人以无限的哀怨与乡愁。故诗歌中多用羌笛之声表现离愁别绪、忧郁哀婉之情。《折杨柳》、《梅花落》这两首著名的乐曲就常用作笛曲反映在诗歌中。“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寒塞无因见落梅，胡人吹入笛声来。劳劳亭上春应度，夜夜城南战未回”（皎然《塞下曲二首》其一）。折柳本是送别意象，自古以来折柳寓意留下的意思，在悠扬而哀婉的笛声中，边地清寒萧条的环境，寒气萧瑟的月夜，勾起征人深深地思乡之情，浓浓的恋家之心。孟浩然的《凉州词》其二：“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悲凉的笛曲中，游侠儿、家中思妇，相隔万里，情系一方，心心相念，思愁无数，乡泪连连。

胡笳、筚篥、琵琶、羌笛，这些西域器乐，因其音色的辽远、凄冷、悲凉，带给边地征人强烈的伤感情思与萧瑟心境。远离故土，背井离乡，边地苦寒，茫茫沙漠，夏日酷热，冬日凛冽。极度艰难的环境下，生死未定，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与恐怖。而在这一首首凄婉哀怨的曲调中，传递出的是一份思念家乡的折磨与煎熬，那撩动的琴弦，拨开了战士的心扉，触动了他们内心最为敏感的神经，营造出一种悲凉之雾遍照华林的境界。胡乐意象，更多表达征人的故园情、家国梦、思家心。

二、荒寒意象

西北边塞，由于其地理位置与气候的缘故，形成了迥异于中原的寒冷气候，荒漠景观。自古以来，塞外苍茫大地，辽阔原野，浩瀚天空，无边沙漠，清冷月夜，酷冷气候，构成了人们心目中对边塞独有的印象——荒寒。或许是中原温和的气候，江南的花明柳绿，而西北边陲远离中原，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立独傲，与众不同。历来诗人眼中的此地，总是与战争、苦难、萧瑟、凄冷、荒凉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心中固有的定格。“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军将

[1]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
[2]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兮奋匈奴”（李陵《别歌》），“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蔡琰《悲愤诗》），“天寒旗彩坏，地暗鼓声低”（江总《雨雪曲》），“沙飞似军幕，蓬卷若车轮”（王褒《送别裴仪同》），“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杨素《出塞二首》其二），“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雁声”（薛道衡《出塞二首》其二），“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卢照邻《雨雪曲》），“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骆宾王《在军中赠先还知己》），“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古从军行》），“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王昌龄《塞下曲》其二）。沙漠、天寒、荒塞、孤城、胡霜，这些典型的塞外地理气候与景观，都是诗人眼中真实的边塞。

凉州诗歌中的荒寒意象主要表现为沙碛、冷月、寒风、寒花、寒霜、寒驿、寒雪、寒气。这些荒寒意象入诗，一方面表现了戍边将士所处的艰苦环境，同时述说了他们内心的悲凉寂寥。沙碛，西北地区特有的自然景观，大漠戈壁，黄沙漫天，飞沙走石，是对这一地区最好的形容。诗人笔下的凉州同样离不开沙碛的陪伴，“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柳中庸《凉州曲二首》其一），黄沙弥漫的天气，似乎根本就没有春天的气息；“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张籍《凉州词》其二），驼铃声声，行走在无边的沙漠之中，荒漠中点缀着人影前行的步伐，赶往安西进行贸易；“古镇城门白碛开，胡兵往往傍沙堆”（张籍《凉州词》其二），沙漠中建起的古镇城门，驻守士兵时刻与黄沙相伴；“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王建《凉州行》），凉州城四周都是沙碛，道路湮没，无人开道；“白草磨天涯，湖沙莽茫茫”、“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边城月苍茫”（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无边野草，茫茫湖沙，沙石乱飞。凉州诗歌中的冷月意象，是对凉州地区荒凉清寂的客观描写：“青海戍头空有月”，“边城月苍茫”，“坐看今夜关山月”（孟浩然《凉州词》其二），萧瑟的西北塞外，白天黄沙漫天，夜晚寂寥凄清，苍茫冷月，遥挂天空，孤独寂寞之情充斥内心。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王翰《凉州词》），中原已是春意盎然的美好季节，而边地依然风寒凛冽，寒气逼人；“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岑参《登凉州尹台寺》），“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岑参《河西春暮忆秦中》），凉州地区的三月，梨花方才发芽，冬天的棉衣尚未换下；“寒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岑参《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游子思乡之泪随塞外飞花漫天飞舞，边塞的杨柳树挂满了浓浓的乡愁；“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飞雪”（虞世南《从军行二首》其一），寒霜凛冽，黄河冰冻，飞雪浮天；“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边

地寒冷，连驿站都是寒气逼人，驿站相隔遥远，烽火台遥遥相望；“旄竿瀚海扫云出，毡骑天山蹋雪归”（皎然《塞下曲二首》其二），举旗挥竿，踏雪而归；“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杜牧《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诺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塞外的寒冷天气早早来临；“地远终峰尽，天寒朔气凝”（李洞《冬日送凉州刺史》），边塞辽阔无边，遥远到山的那头，寒冷的天气连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上述诗歌中充斥着寒花、寒霜、寒驿、寒雪、寒气这些西北地区特有的物候景观。在诗人眼中，边地的一切都笼罩在寒冷之中，不禁让人想起岑参的诗句“胡天八月即飞雪，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判官归京》），“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真是寒冷到了极致。

中唐诗人司空曙的《关山月》中这样描绘边塞景观：“苍茫明月上，夜久光如积。野幕冷胡霜，关楼戍边客。陇头秋露暗。碛外寒沙白。唯有故乡人，沾泪此闻笛”。明月、冷夜、胡霜、秋露、寒沙、关楼、笛声，浓重的边塞风味意象，共同构成了立体的边塞景观。而凉州诗歌中的荒寒意象，是从荒凉、寒冷的角度去描述该地区环境与气候，突出凉州地区的荒寂、寒凉，更突显西北地区的独特物候。

第三节 唐代凉州诗歌的写实精神

钱志熙先生说道：“在文化史上，我们对于那些大放异彩的时代，常常希望把握住它们的基本精神，使一个时代的文化像一首歌那样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的直感里。”[①]凉州诗歌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实的情感，为我们展现了凉州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而唐代前期的凉州，可以说是凉州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凉州在吐蕃的侵犯下，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王建《凉州行》）。凉州诗歌所展现的这种写实精神，更体现为我国传统诗歌的风雅精神，唐代诗人大多能直面现实，秉笔陈事，反映社会的本来面貌，在史事的陈述中，表露自己的情感，渗透着崇高的美学思想。唐人既沐浴了大唐盛世的甘露，也承载了动乱时代的艰难，获得了一份别样的生命体验。用他们手中的笔，记录下时代的兴衰，在更高的层次上表现了时代的精神与风貌。

[①]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历来边塞诗歌都是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中原王朝的边地要塞，少数民族时常入侵，从先秦长城的修筑，边防重镇的相继建立，边塞战争一直困扰着中原统治者。将士出征边地，久戍边陲，远离故土，边塞战争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与痛苦的体验；边地独特的风光，奇异的景观，战争的豪迈与残酷，所有这些，都通过诗人之笔，为我们呈现出边塞的种种境况。凉州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中原与西域交流的中继站，河西走廊最东边的重镇，“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之地，浓郁的异域文化，必然赋予凉州太多承载的东西。大唐诗人对凉州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在他们笔下，我们看到昔日繁花似锦的凉州，也看到了安史之乱后陷落的凉州。他们如实的记录着凉州的兴衰变迁，可以说对凉州进行了“诗史”般的描述。岑参在天宝十三载赴北庭途径凉州时，看到凉州的繁华，写下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元稹在《西凉伎》中，对凉州的盛况进行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刘肃《大唐新语》（卷四）载当时凉州：“一缣易数千斛，军粮积数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盛唐时，凉州人口众多，物繁人富。天宝年间，凉州领5县22462户，人口达12万之多（《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繁华的背后，是百姓的安定祥和，“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将七旬老翁在花门楼前卖酒的情景勾勒出来，还调皮的与老翁用榆荚换美酒。从细小的生活中为我们呈现出凉州的安定和谐。王维为节度判官时，生动的描绘了凉州地区的祭祀赛神活动：“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凉州郊外游望》），“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凉州赛神》），百姓在闲暇时节，祭祀酬神，保佑农业丰收，生活安定；赛神娱乐，丰富精神生活。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入侵，河西陇右被其占领，凉州城一时间满是胡人，边防将士却无心收复失地。王建、张籍等诗人对凉州的处境忧心忡忡，用诗歌记录了当时的境况，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 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 收取凉州入汉家”（张籍《陇头行》），“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汉军逐单于，日没处河曲。浮云道傍起，行子车下宿。枪城围鼓角，毡帐依山谷。马上悬壶浆，刀头分顿肉。来时高堂上，父母亲结束。回首不见家，风吹破衣服。金创生肢节，相与拔箭镞。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王建《从军行》），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诗人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吐蕃入侵下凉州的惨状，家园破坏，边沙皓皓，耕地毁坏，万家皆没，妇人痛哭。整个边地充斥着胡人的踪迹，散放牛羊，毡裘胡语，胡乐声声。面对胡人的侵占，只能是家家学胡语，唱胡乐。

元稹、白居易的《西凉伎》同样记述了凉州陷落后的惨状，边将不思收复的无奈，“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西凉之道尔阻修”（元稹《西凉伎》），“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白居易《西凉伎》）。凉州陷落的四十年里，边防从万里江山，如今退缩为凤翔。饱食温衣的边将还不知羞耻的看着西凉伎。多么沉痛的讽刺与辛酸。凉州诗歌的这种写实精神，全面的再现了凉州地区的兴衰荣辱。血雨腥风的现实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闻到西凉州，家家妇人哭”（王建《从军行》），“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白居易《西凉伎》），“汉土民皆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嗢咽”（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正是这种直面现实的惨淡，沉痛的心灵写照，留给我们最真实的凉州发展史。

结语

古代凉州，地理位置独特，是河西走廊最东边的重镇、“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汉唐之时，成为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历代统治者对凉州极为重视，汉武帝设河西四郡，魏晋时期五凉政权统治下的凉州，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代更是凉州繁荣昌盛的时期。西域物质与文化的传播，都要经过凉州，才能传播到中原大地。凉州一度成为我国佛教中心，著名的凉州词（曲）、西凉乐、西凉伎都曾在这里形成发展，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化、传播西域文明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凉州在当时是连接大唐帝国与西域各国交流的中继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这一切，必然决定了凉州所特有的厚重历史与灿烂文化。

唐代凉州诗歌多角度、多侧面展现了凉州的历史与浓郁的异域文化，犹如一部史诗，记载着凉州的繁华与衰落，凉州的风土人情、物候地貌、独特文化。凉州诗歌呈现给我们一个鲜活的古凉州，再现了“丝路重镇”的重要价值。凉州的辉煌历史，使得凉州诗歌的内容更为丰富，艺术价值更为独特。唐代凉州以它独具魅力的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原王朝。大唐盛世的繁华里有着凉州浓墨重彩的一笔。走进凉州，了解凉州，便可以感受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之下的艺术之花，感受到唐诗的悠远与深邃。

参考书目

一、著作：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版。

[2]（汉）班固《汉书》，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 年版。

[4]（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

[5]（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

[6]（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版。

[7]（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

[8]（唐）杜佑撰《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

[9]（唐）段安节等撰《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10]（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版。

[1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

[13]（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

[14]（宋）洪迈撰《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15]（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

[16]（宋）欧阳、宋祁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版。

[17]（宋）李昉《太平御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

[18]（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1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版。

[20]丁福保《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

[21]（清）张澍撰《凉州府志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版。

二、专著：

[1] 洪涛.五凉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 无谷、刘卓英.战争诗选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年版。

[3] 陈铁民.高适岑参诗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4] 丁放、曲景毅.高岑体诗选[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5] 林庚.林庚推荐唐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6] 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7] 王叔磐、孙玉溱.历代塞外诗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8] 吴蔼宸.历代西域诗钞[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9]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10] 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11] 程千帆.古诗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12]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13]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14] 黄建华.丝路上的文明古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15] 田恒江、周德广.丝绸之路漫记（甘肃分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84 年版。

[16] 范少言、王晓燕等.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版。

[17]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18] 何方形.唐诗审美艺术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三、论文：

[1] 王乃昂、蔡为民. 论丝路重镇凉州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J]，1997 年第 4 期。

[2] 冯玉新、王蓉. 唐代前期凉州的历史地理和作用考论.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J]，2006 年 9 月第 4 期。

[3] 王其英. 中国佛教的辉煌篇章—凉州佛教琐谈. 《发展》[J]，2011 年 6 月。

[4] 魏安明. 浅谈王维在凉州的几首诗. 固原师专学报[J]，1983 年 4 月 2 日。

[5] 杜莹. 岑参凉州诗的情感内涵及传播意义. 陇东学院学报[J]，2011 年 1 月第 1 期。

[6] 丁一清. 谈岑参写在凉州的几首诗.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2008 年 4 月第 2 期。

[7] 曾玲玲. 唐代胡人乐伎试探. 西域研究[J]，2004 年第 2 期。

[8] 刘堡. 古凉州乐舞.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2003 年第 4 期。

[9] 高建新. “胡地”与岑参边塞诗之奇峭美. 内蒙古大学学报[J]，2009 年 1 月第 1 期。

[10] 姚春梅. 唐代西域诗研究（D）.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网络出版投稿时间，2006 年 5 月 1 日。

致谢

伴随着论文的完成，我的研究生岁月也将画上句号。三年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回忆。毕业之际，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怀念。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学术论文的严谨与求实，学问的庄严与神圣，也体会到了做学问的艰辛与不易。更加深了我对学术的敬仰。

感谢我的导师高建新，师从先生，是我人生的幸事。每一次与先生谈学问，都能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是先生不耐其烦的指导，使我顺利完成。先生爱旅行，祖国的大江南北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每每和我们谈起他的旅行，都使我们心随向往，感受到先生对自由的追逐，不被世俗牵绊，随性而为，对祖国日月山川的热爱。先生对知识与学问的严谨求实，使我敬佩，也让我明白做学问容不得半点马虎。生活上，先生如父母般关怀我们，帮助我们改善伙食，邀我们到他家里，与我们分享他的收藏。三年岁月，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太多，对学问的孜孜以求，对学生的宽厚仁爱，对生活的执着追求，使我受益匪浅。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唯有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不忘恩师教导，做一个坦荡之人，坚守内心的纯洁，方不负恩师的期许。

感谢林方直先生，先生古稀之年，仍然站在讲台，为我们传授知识，先生渊博的学识与深邃的见解，使我受益颇多。马冀先生温文尔雅，杨新民先生潇洒幽默，魏永贵老师平易近人，师德高尚，令我敬佩。感谢米彦青老师，米老师治学严谨，思维敏捷，见解独到。感谢赵延花老师，赵老师温和善良，学术功底深厚。感谢王乾老师，王老师和善可敬。

感谢我的古代文学的姐妹们，有你们的陪伴，我的研究生时光过得充实而快乐。忘不了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欢声笑语回荡在校园里。相处的岁月短暂却美好，在奔赴前程的路途上，祝愿我的姐妹们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含辛茹苦的付出，才成就了我的梦想。父母之恩永生难忘，女儿只能以行动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祝愿父母身体健康，晚年幸福。感谢我的哥哥们，一直以来默默支持妹妹的学业，你们的爱我将铭记于心。

感谢内蒙古大学接纳我，培养我。三年的岁月，我真正体会到了内大学术氛围浓厚，师生相处融洽。即将奔向人生新的起点，恩师的淳淳教导，亲人的期盼与关爱，使我的脚步更加坚定，人生的目标更为明确。